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蘭陵笑笑生撰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肆

第五五回至六八回

第五十五回

西門慶東京慶壽旦

苗員外揚州送歌童

千歲蟠桃帶露攜

攜來黃閣祝期頤

八仙下降稱觴日

七鳳團花織錦時

六合五溪輸賀軸

四夷三島獻珍奇

羲和莫遣兩丸速

願壽中朝帝者師

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。依舊到廳上坐下。西門慶便開言道。不知這病症。看得何如。沒的甚事麼。任醫官道。夫人這的病。原是產後不慎調理。因此得來。目下惡路不淨。面帶黃色。飲食也沒些要緊。走動便覺煩勞。依學生愚見。還該謹慎保重。大凡婦人產後。小兒痘後最難調理。畧有些差池。便種了病根。如今夫人

兩手脉息虛而不實。按之散大。却又軟不能自固。這病症。都只爲火炎。肝腑土虛木旺。虛血妄行。若今番不治。他後邊一發了不的了。說畢。西門慶道。如今該用甚藥纔好。任醫官道。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。黃柏知母爲君。其餘只是地黃黃芩之類。再加減些吃下看住。就好了。西門慶听了。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。送任一官做藥本。任一官作謝去了。不一時送將藥來。李瓶兒屋里煎服。不在話下。且說西門慶送了任一官去回來。與應伯爵坐地。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。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買辦龍袍錦繡。金花寶貝上壽禮物。俱已完備。即日要自往東京拜賀。筭來日期已近。自山東來到東京。也有半個月日路程。連夜收拾行李進發。劉劉正好。再遲不的了。便進房來。和月娘

說知如此這般。月娘道。這咱時不說。如今忙匆匆的。你擇定几時起身。西門慶道。明日起身也纔彀到哩。還得几个日頭。西門慶說畢。就走出外來分付。玳安書童。画童打點衣服行李。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。四個小廝。各各收拾行李。不識月娘。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。都來收拾你爹行李。當下只有李瓶兒。一來有了孩子。二來服了藥。不出房來。其餘各房孟玉樓潘金蓮。一齊都到。走來的多動手。把皮廂涼廂。裝了蟒衣龍袍段匹。上壽等物。共有二十多扛。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。一齊完了。晚夕三位娘子。擺設酒肴。和西門慶送行。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囑了几句。自進月娘房里宿歇。次日把二十扛行李。先打發出門。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。仰經過驛遞。起夫馬迎送。各各停當。

公州有言言
二
然後進李瓶兒房里來。看了官哥兒。與李瓶兒說了句話。教他好好調理。我不久便來家看你。那李瓶兒閣着淚道。路上小心保重。直送出所來。和月娘玉樓金蓮。打夥兒送出了大門。西門慶乘了涼轎。四個小廝騎了頭口。望東京進。發迤運行來。却走了百里路程。那時日已傍晚。西門慶分付駐劄驛官廝見。送供應過了一宵。明日天早。西門慶催趲人馬。扛箱快行。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。午牌時打中火。又行。路上相遇的。無非各路文武官員。進京慶賀壽旦的。也有進生辰槓的。不計其數。又行了十來日。筭前途路已不多。趲到劄劄奏巧。宿了一晚。又行勾兩日。早到東京。進了萬壽城門。那時天色將晚。赶到龍德街牌樓底下。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。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。忙的出

來迎接。各叙寒暄。吃了茶。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。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。翟謙交府幹收了。就擺酒。和西門慶洗塵。不一時。只見剔犀官卓上。列着幾十樣大菜。幾十樣小菜。都是珍羞美味。燕窩魚刺絕好下飮。只沒有龍肝鳳髓。其餘奇巧富麗。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。也不過如此。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。斟上麻姑酒兒。遞與翟謙。接過滴了天然後。又斟上來。把盞與西門慶。西門慶也回敬了。兩人坐下。糖菓熟櫟。按酒之物。流水也似遞將上來。酒過兩巡。西門慶便對翟謙道。學生此來單爲老太師慶壽。聊備些微禮。孝順太師。想不見。却只是學生。向有相攀的心。欲求親家預先稟過。但拜太師門下。做個乾生子。也不枉了一生一世。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麼。翟謙道。這個有何

難哉。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，却也極好奉承。今日見了這般盛禮，自然還要陞選官爵，不惟拜做乾子，定然允哩。西門慶听說不勝之喜。飲穀多時，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罷。霍管家道：再請一杯，怎的不吃了。西門慶道：明日有正經事，却不敢多飲。再四相勸，只得又吃了一杯。霍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，分付叫把牲口牽到後槽去。當下收過了家活，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。排下好描金暖床，絞綃帳兒，把銀鈎掛起，露出一床好錦被。香噴噴的一班小廝，扶侍西門慶脫衣脫襪，上床獨宿孤眠。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，好難捱過也。巴到天明，正待起身。那霍家門戶重掩着，那里討水來淨臉。直挨到巳牌時分，纔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。隨后一個小廝拿着手巾，一個捧着

銀面盆。傾了香湯。進書房來。西門慶梳洗完畢。戴上忠靖冠。穿着外蓋衣服。一個在書房里坐。只見翟管家出來。和西門慶廝見了坐下。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合子。裏邊有三十來樣美味。一把銀壺。斟上酒來。吃早飯。翟謙道。請用過早飯。學生先進府去。和主翁說過。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。西門慶道。多勞費心。酒過數杯。就拏早飯來吃了。收過家活。翟管家道。且權坐一回。學生進府去便來。翟家去不多時。忙跑來家。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。外邊滿朝文武官員。都各伺候拜壽。未得廝見哩。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。如今先進去拜賀者的泯襪。學生也隨後便到了。西門慶不勝歡喜。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。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。抬到太師府前。一行人應聲去了。西

門慶冠帶乘了轎來。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。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。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。乘着轎進龍德坊來。西門慶仔細一認。倒是揚州苗員外。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。兩個同下轎作揖。叙來寒溫。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。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之職。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。那時也來上壽。恰遇了故人。當下兩個忙匆匆。路次話了幾句。分手而別。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。但見。

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閣。起凌烟。依稀星斗門前。寬綽堪旋馬。闌閣鬼峩好。豎旂錦綉叢中。風送到。画眉聲巧。金銀惟裏日。映出琪樹花香。旃檀香。截成梁棟醒酒。石滿砌階除。左右玉屏風。一個個。夷光紅拂。滿堂羅寶玩。一件件。周鼎商彝。明晃

見懸掛着明珠十二。黑夜里何用燈油。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。彈短鈇盡皆名士。恁地九州四海。大小官員。多來慶賀。就是六部尚書。二邊總督。無不低頭。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。只有當朝宰相尊。

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。只見中門關着不開。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。西門慶便問。爲何今日大事。却不開大門。翟管家道。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。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。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兌重門。門上都是武官把守。一些兒也不混亂。見了翟謙。一個個都欠身。問官家從何處來。翟管家答道。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。說罷。又走過兌座門。轉兌個灣。無非是画棟雕梁。金張甲第。隱隱聽見鼓樂之聲。如在天上的一般。西門慶又

問道。這里民居隔絕。那里來的鼓樂喧嚷。翟管家道。這是老爺教的女樂。一班共二十四人。也曉得天魔舞。霓裳舞。觀音舞。凡老爺早膳。中飯。夜燕。都是奏的。如今想是早膳了。西門慶听言未了。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。樂聲一發近了。翟管家道。這里老爺書房將到了。脚步兒放鬆些。轉個迴廊。只見一座大所。如寶殿仙宮。所前仙鶴孔雀。種種珍禽。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。四時不謝開的。閃閃燦燦。應接不暇。西門慶還未敢闖進。交翟管家先進去了。然后挨挨排排。走到堂前。堂上虎皮太師交椅。上坐一个大猩紅蟒衣的。是太師了。屏風後列有四三十個美女。一个个都是宮樣粧束。執巾執扇。捧擁着他。翟管家也站在一邊。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。蔡太師也起身就敕單上。回了个

禮。這是初相見了。落后翟管家。走近蔡太師耳邊。暗暗說了几句話下來。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。又朝上拜四拜。蔡太師便不答禮。這四拜是認乾爺了。因受了四拜。後來都以父子相稱。西門慶開言道。孩兒沒恁孝順爺爺。今日華誕。家里備的几件菲儀。聊表千里鵝毛之意。願老爺壽比南山。蔡太師道。這怎的生受。便請坐下。當直的拏了把椅子上來。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。告坐了。就西邊坐地吃茶。翟管家慌跑出門來。叫擡禮物的都進來。二十來扛禮物。揭開了涼箱蓋。呈上一個禮目。大紅蟒袍一套。官綠龍袍一套。漢錦二十疋。蜀錦二十疋。火浣布二十疋。西洋布二十疋。其余花素尺頭。共四十疋。御蠻玉帶一圍。金鑲奇南香帶一圍。玉杯犀杯各十對。赤金攢花爵杯八隻。明

珠十顆。又梯已黃金二伯兩。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的禮。蔡太師看了禮目。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。心下十分歡喜。連聲稱多謝不迭。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。一面分付擺酒款待。西門慶因見忙冲冲。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。太師道。既如此。下午早早來罷。西門慶作个揖起身。蔡太師送了兪步。便不送了。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。翟管家府內有事。也作別進去。西門慶慶竟回到翟家來。脫下冠帶。又整的好飯吃了一頓。回到書房。打了个盪盪。恰好蔡太師差舍人。邀請赴席。西門慶謝了些扇金。着先去。隨后就來了。便重整冠帶。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。做一拜。匣盛了。跟隨着四個小廝。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。且說蔡太師。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。各各請酒。自次日爲

始分做三停。第一是皇親內。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。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。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。二來送了許多禮物。蔡太師到十分歡喜他。因此就是正日。獨獨請他一個。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。忙走出軒下相迎。西門慶再四謙遜。讓爺爺先行。自家屈着背。輕輕跨人檻內。蔡太師道。遠勞駕從。又損隆儀。今日畧坐。少表微忱。西門慶道。孩兒戴天履地。全賴爺爺洪福。些小敬意。何足掛懷。兩個喁喁笑語。真似父子一般。二十個美女。一齊奏樂。府幹當直的。斟上酒來。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。西門慶力辭不敢。只領的一盞。立飲而盡。隨即坐了筵席。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。斟上一杯。滿滿一杯。走到蔡太師席前。雙膝跪下道。願爺爺千歲。蔡太師滿面歡喜道。

孩兒起來。接過便飲个完。西門慶纔起身。依舊坐下。那時相府華筵。珍奇萬狀。都不必說。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。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。纔作謝告别道。爺爺貴冗。孩兒就此叩謝。后日不敢再來求見了。出了府門。仍到翟家安歇。次日要拜苗員外。着玳安跟尋了一日。却在皇城后。李太監房中住下。玳安擎着帖子通報了。苗員外來出迎道。學生一个兒坐着。正想个知心的朋友講講。恰好來湊巧。就留西門慶筵燕。西門慶推却不過。只得便住了。當下山鋪海錯。不記其數。又有两个歌童。生的眉清目秀。開喉音唱。兪套曲兒。西門慶指着玳安。蕊童。書童。画童。向苗員外看着。那班蠢材。只顧吃酒飯。却怎地比的那两个。苗員外笑道。只怕伏侍不的。老先生若愛時。就送上也何難。西門慶

謙謝。不放奪人之好。飲到更深。別了苗員外。依舊來翟家歇。那
先日內相府官事的。各各請酒。留連了八九日。西門慶歸心如
箭。便叫玳安收拾行李。那翟管家苦死留住。只得又吃了一夕
酒。重叙姻親。極其眷戀。次日早起辭別。望山東而行。一路水宿
風餐。不在話下。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眼巴巴
望西門慶回來。多有懸掛在屋里做些針指。通不出來間耍。只
有那潘金蓮。打扮的如花似玉。嬌模喬樣。在丫鬟夥裏。或是猜
枚。或是抹牌。說也有。笑也有。狂的通沒些成色。嘻嘻哈哈。也不
顧人看見。只想着與陳經濟撻搭。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。多
少長吁短嘆。托着腮兒。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回來。和他做些
營生。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里沒的閒。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。